



永远的秋水

裴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境 界

隆冬
你的窗下
洁白一片
我笨拙地
用冻得通红的手指
在雪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

你说我的 爱
玲珑像我的唇
抬头指着皎洁的月亮
却说是一个凄清的面庞
一首你不忍不读的小诗
我有海潮般的情歌
还没有来得及唱
已是
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啦
我深情地

用渴得沙哑的喉咙
宣布
我的爱
融入了
你窗下那片
摇曳着金色迎春花的
湿漉漉的黑土地

你说黑土地
晶莹像我的眼
随后你
悠然一笑



我没有青春

真的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你
我都无法隐瞒
一脸的困倦
来自整夜的不眠
永远担心
睡梦会将你不慎遗落
便不厌其烦地
用忧思和愁惨
翻阅我赤裸的灵魂
又不得不羞惭地
用双手和新歌
掩盖我成熟的哀恋
都说真情动人
都说爱有归宿
可是
你明明知道我终将属于你
却远远地立在一旁

用沉默和怠慢
充盈我守望的眼睛
冷冷的时间
冷冷的空间
构筑成
你我之间
星际的严寒



我爱了

怎么会呢
你说出了我
宛若我的知己
可我清晰地记得
在我的故事里
不曾有你

你还没有看见雪虐风饕
就颤栗地感受到了冬季

原来我的早晨有阴霾笼罩
原来我的手迹有忧怨隐藏
原来我的歌曲有黑色流泻
原来我的梦想有青云驻留

我记住了你的身躯
从那天起
我远远地注视
你拉着我的手

古老的化石
开始有了生命的涌动

怎么会呢
你说出了我
宛若我的知己
可我清晰地记得
在我的故事里
不曾有你

你还没有看见光风霁月
就洒脱地感受到了春季

原来我的名字那么好听
原来我的性格那么幽柔
原来我的眼睛那么诚实
原来我的存在那么美丽

我记住了你的声音
从那天起
我沐浴你的眼光
洗净我的身体
冰凉的雕塑

开始有了肉体的暖意

别走了 好吗
我渴望要你
宛若你的情人
求你幸福地答应
在你的怀抱里
永远有我



凄 美

冬季的雨
粉尘一般
纷纷扬扬
就在这个早晨
我眼巴巴地看着电话
等待它震响

他会不会允许我惦念呢

沉默
在空气中荡漾

他会不会允许我爱恋呢

痴幻
在沉默中飘摇

他会不会允许我企盼呢

深情

在痴幻中振颤

已是黄昏 已是夜

我试着享受

孤寂里的情怀

在他的日子里

该有我的歌声和倾诉

再有一点忧郁

让我弹拨诗人的琴弦

让我的屋涨满千古的肃穆

倒是我爱的逍遥

心的记录

我茫然地望着
我怎么了
突然有一种失宠的感觉
隐隐的
昨天坐在我面前的人
随黄昏落日的飞鸟
消失不见了
当时我好像就听见雨水
落在全世界的屋顶
泼墨一般

他总是说 又没赶上
几许遗憾 几许羞怯
几许清朗 几许热切
没有强求现实的神秘
没有支撑魅力的阴影
欲掩的爱怜与歆羨
单纯如一首歌
却偏偏掀动了我长闭的心扉

不期的气息与情怀
清冽如一阵风
令我实实在在地看见
山的坚贞 海的深情
是呵
他怎能不点燃我久违的梦幻
当他以那般奇异的语言
道一声 小妹妹
一股强烈的柔情
 涨满我整个身心
我恍然认清
他正是我前世走失的至亲
他正是我渴望已久的情人
 我要绕膝撒欢的爱人

他该是我自由翱翔的天空啊

我茫然地望着
我怎么了
突然有一种失宠的感觉
隐隐的
昨天坐在我面前的人
随黄昏落日的飞鸟
消失不见了

现在我好象还没有得到
可已经开始害怕失去

我的蓝天就那么空着



你真好

有时候
你漂浮我去了大海
万顷平波
幽静而微明
夜露停泊在水上
宛若花瓣飘落草坪
唯一的声息便是寂静
唯一的景致便是朦胧
再也不听远处的呼唤
再也不看内心的苦难
依海而卧
暖暖的轻风吹来睡意
安闲微合双眼
在暗蓝的神圣天空下
听大海细润的耳语
看岸边凝柔的葱郁
无忧无虑
即将在绵绵中睡去

雾

回暖的二月
你告辞了
却在我的枕边
留下一片冰凉

我想把藏得很深的话
告诉你
然而 我不敢
担心你会嘲笑我的痴迷
于是 我唾弃我的痴迷
无奈
思念
粗暴地
在我的眼里溶化
痛苦
冷酷地
在我的眉间凝固
直到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花香

我才开始走进新的王国
我仰望天空
 但拒绝月亮
我采集花朵
 但拒绝芬芳
我低垂素面
 但拒绝黯然
可哪里是这王国的疆界呵
我想把心灵托付的诗
 寄给你
然而 我不敢
担心你会轻视我的情感
于是 我决心把她
交给世界所有的读者
唯独不给你

原谅我的诗
 心灵之花
她只在冬天的雾里
含苞待放

快乐的期待

我的门前
一条银杏街道
渺远的清早
一辆蓝色的轿车
轻轻地驶过
奄奄的黄昏归来
载着回忆
抛下一串一串的期待

在你的身体里
似乎有一个不可测的天地
蕴藏了人世间的全部神奇
你是那样的随意
 那样的安静
 那样的温润
让人觉得
 你不平凡
猜得出
你智慧中有坦荡的心语